

書名 通志殘二卷 至大二年福州刊本
撰者 宋 鄭樵 撰
卷 卷九十五
內容分類 史-政書-歷代通制
索書號 大木-總類-志書-通代-6
編號 B3512100

卷九十五

傳第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51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志書-通代-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通志殘二卷 至大二年福州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戰國

韋

秦

君

趙奢

樂毅

孟嘗君

戰國

李斯

李牧

廉頗

平原君

虞卿



通志九十四

蒙恬

信陵君

蘭相如

虞卿



至大二年福州刊本

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列傳第七

通志九十四

列傳第八

通志九十五

前漢

陳勝 吳廣

項籍 梁

張耳

陳餘

魏豹 咎

田儼 榮橫

韓王信

韓信

彭越

黥布

盧綰

吳芮

季布 季心 丁公

藥布

田叔仁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人
傭耕輟耕之壠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
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
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
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蕪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
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
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
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

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
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
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
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
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
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
次所罾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曰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
爲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

尉果答廣尉劔挺廣起奪三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
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
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
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
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斬斬下乃
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斬以告宋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
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
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乃入

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於陳曰將軍身被堅執
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為王
號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
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
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
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後聞勝
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
地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
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之

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至颯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主一秦不如因而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張耳子豹為成

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爽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子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

二十七
通志列傳卷八
位錄

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
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儻
狄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
侯寧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
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寧陵君爲魏王
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
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
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
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呂廣

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
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
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邲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
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
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鷄石取慮
人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
守於邲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邲下軍秦嘉自
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

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
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
賀死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
秦葬碭謚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
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鉅人宋留將
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宋
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
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為
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

欲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
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
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
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與番盜英布相遇
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
心為楚王陳勝王九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
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
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迺召見載與歸入
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

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

夥音禍沈都含反深遽之貌

由陳涉始客

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于碭血食至王莽敗乃絕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

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吏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

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
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召與計事梁曰方今
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
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惟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
楚亡在澤中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
胸籍曰可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
下驚擾籍所擊數十百人府中皆驚伏莫敢復起梁乃
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
得精兵六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
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
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
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
且至乃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
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
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
信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
所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

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乃家婦
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
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
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
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
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
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
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
王立景駒大逆亡道乃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味

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
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
與戰餘樊君死朱鷄石敗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
朱鷄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
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
從沛往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
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
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士秦必楚今陳勝首
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逢蠱起之將皆爭

史記卷六十八 項羽本紀第八 前漢 九 曾崇甫

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
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
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梁自號武
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儼於臨蓄田儼
復自立為齊王儼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
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
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走不敵歸田榮立儼
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
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曰田

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
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
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
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
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殺李由
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
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
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
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

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
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
敗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
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
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
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
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
此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
王曰宋義論武信軍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

可謂知兵矣王乃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
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鄉子冠
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
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
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今秦攻趙戰勝
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故不如先闢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
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
者皆斬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

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戮方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
民貧士卒食半救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
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
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
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
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
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
令籍誅之諸將醜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
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

義之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
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
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
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燒廬舍
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期圍王離與秦軍
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
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
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
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

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相國趙高顛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

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夕令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

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主將將秦軍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徭使也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

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乃與伯俱見沛公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

閉關以備寇盜不敢背德羽意已解范增欲害沛公賴
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
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
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
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以燒殘又懷思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
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
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
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顛主約天

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重
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
王亡功故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懷王
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
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
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
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章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
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
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

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
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
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
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
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
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
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封
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
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

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兵救趙入關

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
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
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
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
楚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田市膠東
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
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

墨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廼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項王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項王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

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廼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三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二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謂敗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

倉食三年羽數擊絕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漢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王以故疑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屠苛掇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

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
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
苛殺攸公虜韓王信進圍城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
北渡河至脩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
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
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
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
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
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

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二性
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
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
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
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
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
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
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即引兵還漢
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

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身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廼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怨耳羽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

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廼羽也漢王大驚羽於是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意甚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

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音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快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墮

山四下讀也

而為圍陳外細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

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

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

為郎騎追羽羽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二復圍之羽乃馳復斬

漢一都尉殺數千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其騎曰

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

江亭長橫船待謂羽曰江中亦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

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河臣有船漢軍至士以渡

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

西今士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

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士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

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

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

故人乎馬童面之面謂背之不面向也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

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公得乃自剄王翳

取其頭亂相蹂躪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馬

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
為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
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嘗亡命遊外
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
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
以故致千里客官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
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高祖為布衣時

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所

俱之陳為里監門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攝使受
吏去耳數之曰始吾與公言如何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涉及左右皆
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祭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
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
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
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
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

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與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家自為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

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餘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入關至戲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乃說

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下
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
報恐不得脫於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為趙
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
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
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
西擊秦陳王從其計乃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
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入關耳餘說武臣曰王王
趙非楚意特以許智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

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
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厭路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
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
軍所得燕囚之欲與分地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
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
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
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
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

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乃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良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幾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

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兒女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各有說耳餘曰兩君羈紲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

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
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
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
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饒
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
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
使張騫陳釋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
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什
有一一相全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

俱死如以肉餵虎何益張騫陳釋曰事以急要以俱

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乃使五千人令張騫
陳釋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
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
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
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
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騫陳釋所在餘曰騫釋以必死
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
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

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
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將軍印綬不受反天不
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數百人河上澤中漁
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河上澤中漁
獵由此耳餘遂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
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爲人所稱羽亦素聞耳賢乃分
趙立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
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
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

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
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王爲天下辛不平盡
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位
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
兵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彊立
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
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
三秦方園章邯廢立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餘已敗耳
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餘立以爲代

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
代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
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
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
趙并陘斬餘泝水一追殺趙王歇於襄國四年夏立耳
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爲王尚高祖
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曰
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
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辱王也

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
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
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
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
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
乃汗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貫
高等乃壁入柏人要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
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
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

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
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
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
鬻身無完膚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
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乃女平廷尉以貫
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
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節問之獲輿前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與語問張王
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

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

為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乃
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
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
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
事上哉乃仰絕亢下郎反而死赦已出尚魯元公主如
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為諸侯相郡
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為
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為

太后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
后立敖子偃為魯王以母為太后故也又憐其年少孤
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侈為信都侯高后
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
偃為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
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
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為宣平
侯食千戶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

滅魏為虜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
魏地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
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
各五千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
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
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
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降定
咎自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與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豹引

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豹於河東
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
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至國
則絕河津叛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
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罵罵
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
韓信擊豹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爲河東太原
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
豹遂殺豹

田儋狄人也故齊三田氏之族也儋從弟榮
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
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
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
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
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
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
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乃
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

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乃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乃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間前救趙因不敢歸榮乃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齊齊王曰螻蟻火客反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何者為害己身也由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成何事

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音蠟齟齬音蠟首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乃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其攻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菑改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上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

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部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母之膠
東市左右曰項王彊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乃亡就國
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
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
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所
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
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
之乃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
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

細於橫相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亦
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會漢使酈食其往說
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乃罷歷下守備縱酒且遣使
與漢平韓信乃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
相橫以酈生為賈已而亨之廣東走高密橫走博守相
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
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
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廣死乃自立為王還擊
嬰嬰敗橫軍於贏下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

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鵠中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鵠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

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雒陽至戶鄉廐置橫謝使蓋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士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今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為

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目到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
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
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立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
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
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
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為韓將
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為懷王信從入漢中乃說

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
歸及其蠶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
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
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後又殺之聞
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將吳時令鄭昌為韓王距漢
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
昌昌降漢乃立信為韓王帝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
苛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漢復以為韓王
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六年春上以

為信壯武北近鞏雒南道死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
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山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
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山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
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
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上阻勿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
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
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 王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
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
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去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山

王黃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
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
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
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
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
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
遺閼氏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臣兩主不
相危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
護軍中尉陳平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

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
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
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
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
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
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
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士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

胥所以償於吳世也今僕士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
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
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
城生子因名曰積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積當
及嬰率其衆降漢封積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吳楚
反時弓高侯功冠於諸將傳子至孫無子國絕嬰孫以
不敬失侯積當孽孫媯貴幸名顯當世媯弟說以校尉
擊匈奴封龍頤侯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為橫海將
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太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

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為太子所殺子興嗣坐
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乃復封興弟增
為龍領侯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
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
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
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和自守以
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
明五鳳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終

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領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
絕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
為商賈常從人寄食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
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
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
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
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劔怯耳

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俛出
 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乃杖劍從之
 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
 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
 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竒
 之也數與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
 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

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
 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
 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
 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
 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
 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
 耳安能鬱鬱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
 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
 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

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
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
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
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
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
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
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

語始始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
印刑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
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土
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
自王善地項王所過士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
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
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

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
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
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
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
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
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
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
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

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漢
彭城塞王欣程王翳亡漢楚降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為左丞相擊
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
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
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
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
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
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

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龍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土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闕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推蘇後轡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代

前不得闕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蔽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

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噉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

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殺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戰之

也其勢非置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
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
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
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
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
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
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
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
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願効

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鄢
下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
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
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
用也今足下欲舉勸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
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以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
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
為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
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

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
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
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
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
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竒兵
渡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
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
成臯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臯渡河獨與滕公從
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

韓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
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
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
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
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
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
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與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久戰鋒不可當也齊楚
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
齊誠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
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
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
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
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
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

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

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
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
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
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
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
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
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

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
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
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終為
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
即亡次取足下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
今釋此時自必與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邪信
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
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
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此至於此大

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
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語在通傳
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
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
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
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少
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
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項王士將鍾離
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

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
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
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
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
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
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
於陳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狗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王
知漢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由此

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
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
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益辦耳
上笑曰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
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
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
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
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

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發兵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彊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雲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此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吕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語在通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吾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言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

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
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
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
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
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
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眾萬餘人無所屬
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
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
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漢

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豹魏各從弟真魏也乃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
居河上漢二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
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
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
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
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數使使召越着力擊楚越曰
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藉所敗固陵乃謂留

侯曰諸侯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陔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諫而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

罪王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吕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吕后涕泣自言上罪願處故昌邑吕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吕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

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
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士之江中為群盜陳勝
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
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
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
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
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
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
將軍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於河

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
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
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
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
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為
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
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
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
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

數使使者譙讓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
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
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
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謂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
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
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
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
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
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

使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淮南市以明背漢而與也
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
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曰寡人北鄉而臣
事之隨何曰大王與楚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
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
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
千人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
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
城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士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

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嚮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
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
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
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
人還兵聞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
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
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
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

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
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
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
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
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
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洩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
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
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

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
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攻淮南破
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
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
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
乃使人之九江楚亡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
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
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

大司馬周殷殷石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陵下項
籍死上直酒對衆祈隨何曰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
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至齊也陛下發步
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何曰陛下使
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
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曰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
剖符爲淮南王都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
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

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音肥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誣之請繫赫使人徵淮南王布見赫以罪士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

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以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召諸將問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二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

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
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
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
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
下計上曰謂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
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
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
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

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荆
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
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
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
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工外 筮反 遂布兵精其上乃
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隰
謂布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破布
軍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

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僞與俱亡走越布信而隨
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遂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將帥
封者六人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
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
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
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
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
項羽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

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為長
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
王共尉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
者七人上欲王綰為群臣缺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
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綰
皆曰太尉長安侯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
立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
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不知豨所以得從及韓王
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相國

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
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
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趙相周昌
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
覆案豨客居代者請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
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
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乃
赦吏民為豨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
初上如邯鄲擊豨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

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
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
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
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
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實得長王燕即
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
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乃
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
豨所欲令父連兵毋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

使范齊通計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
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
閔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
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
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乃大功臣乃稱病不行其左右
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
降者言張勝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
噲擊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
上病瘳自入謝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

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
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
人以東胡王降封為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禺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禺君天下
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
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降之及
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
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項籍死上以

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
謚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
薨子靖王羌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
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時
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絕

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
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
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
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

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
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
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
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
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
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侍閒果
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
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

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不遜太后怒
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太后意以噲為然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
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
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
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賢者文帝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
至邸留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

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
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一人之毀去臣臣
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闕陛下上嘿然慙曰河東吾
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
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聞之寄書諫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
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
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丘生至則揖布曰楚
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

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羨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廼大悅引入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士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鄧都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

公謂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仿丁公也

藥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遊窮困賃庸於齊爲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爲人所畧實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爲燕王布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二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

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
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趨湯布顧曰
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
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
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
且陔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
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
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
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

宗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
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皆有德者厚報之有
怨者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郇侯復為燕相
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藥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孝
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
樂鉅公為人廉直喜任俠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
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
午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

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
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王為宣平侯乃進言
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出其右者上說盡拜
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
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
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
人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虜常一入孟
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
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

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
雲中守哉漢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版北夷
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
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是乃孟舒
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後
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
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
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
如其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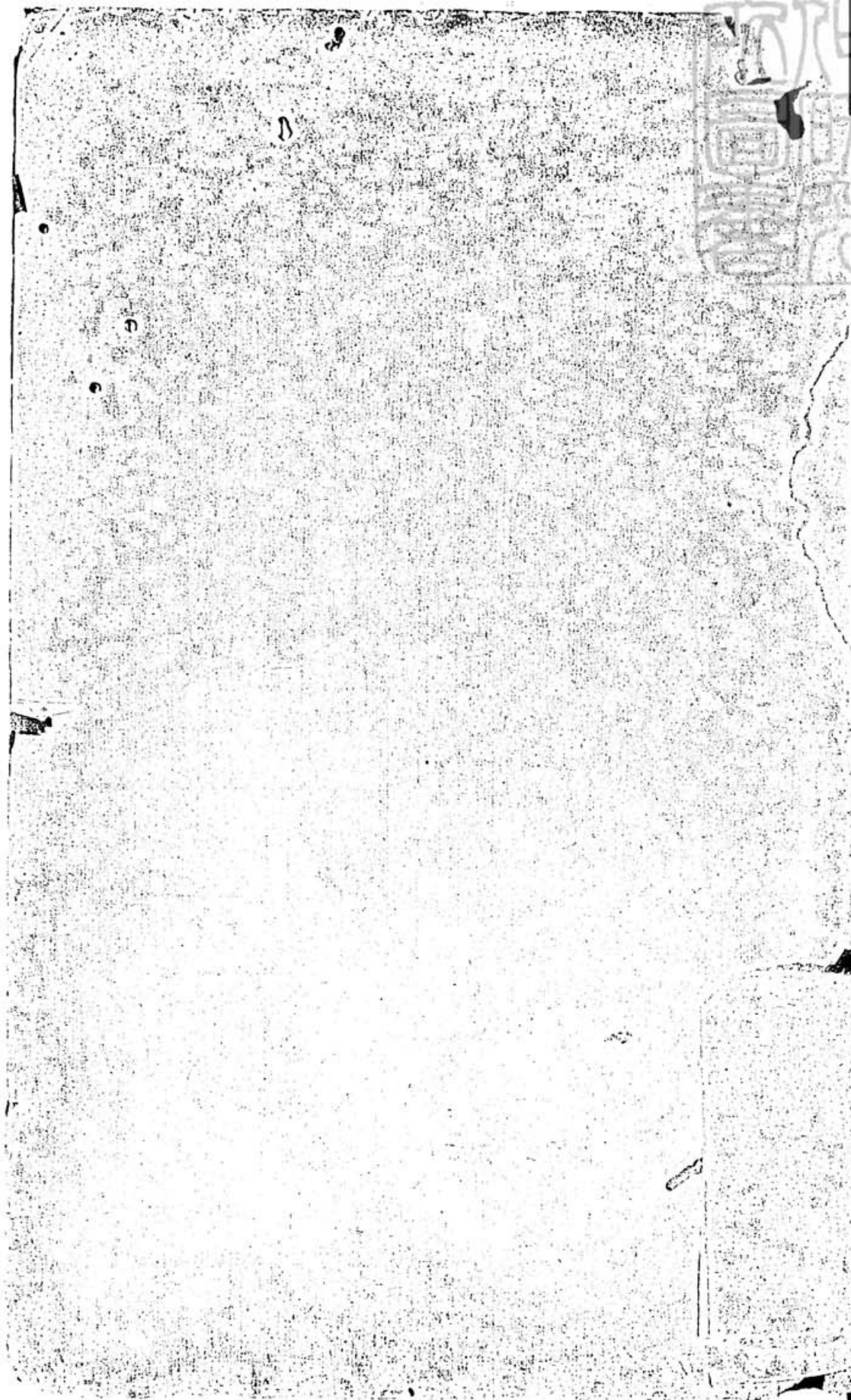
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
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皆怒之曰王非若
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
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主為惡而相為善也魯王
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終
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
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以百金傷先
人名仁以勇壯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
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

還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
舉兵仁閉城門令太子得立坐縱反者族

列傳第八

通志九十五





天
長
十
年
春
月
日

